

人物
面对面

傅丽云
pohlh@sph.com.sg



GP两次考F9的律师

萧锦耀驾驭迟开窍人生

初识萧锦耀律师的人，会以为他来自中国大陆或台湾——因为那一口标准华语。进一步得知他两次A水准GP都拿F9后，不禁暗地里怀疑他的律师牌照如何取得。英文成绩这么“烂”，他到底如何“混”入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，考获学士后法律课程（Juris Doctor）学位啊？这位让人充满好奇的律师在本期“人物面对面”，分享他如何凭生活智慧驾驭人生的种种挫败，大器晚成，以及为激发孩子的学习热忱，毅然在41岁时重返校园念法律的经过。

一个人或许可以没有学历，却万万不能没有学问。

在文凭至上的社会，差点无法进入大学的萧锦耀律师（50岁）强调，学习成绩固然重要，但学以致用、勤学为民，为社会尽力，才是读书的真正目的。

他念培德中学时爱打乒乓，忽略了学习。又因为在家讲华语，排斥英文，英语讲得结结巴巴，结果O水准英文刚及格，考了C6。

1988年，他在南洋初级学院考A水准时，理解与写作（General Paper，简称GP）拿F9，是评分标准中最低等级。

“当时年少无知，并没感觉F9是种挫败。1989年服役期间，‘跟风’去重考GP，但依旧得F9。”

“因为重考GP，错过一次海外军训。后来没被选进见习军官学院，估计学业成绩差是一个因素。我感觉到父亲的失望，一夜间突然醒悟，要认真做人。”

成绩考得不好，本地和海外大学都拒绝收他。所幸，父亲的朋友介绍他前往蒙纳士大学（Monash University）的吉隆坡分院，通过“双联课程”（Twinning Programme）攻读商学本科。

他回忆说，蒙纳士大学当时在马来西亚的分校第一年招生。“校长看在我O水准的英文C6、英国文学B4，让我走后门，以这两科取代GP考F9的不足，录取了我。”

“当时，我原本已被蒙纳士大学总校拒绝。要不是因为我是分院的第一批学生，大学急需学生凑数，我是进不了的。我紧抓这个天赐的良机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发奋读书。”

顺带一提，介绍他到吉隆坡读书的那个“贵人”，其实欠了他父亲许多钱，开了五六张空头支票后，逃到吉隆坡避难。

就在萧锦耀退役时，那人却主动找上他父亲，安排他到吉隆坡读书。

“父亲待人的方式是，留给人家一条生路，不可赶尽杀绝。他始终都给欠钱的朋友空间，让对方重整旗鼓。”

自认迟开窍的萧锦耀在1994年考获澳洲蒙纳士总校商学本科一等荣誉学位后，回新加坡当审计师，后来加入新加坡警察部队。

1998年，剑桥大学录取他，他用一年修毕商学硕士，回来跟父亲一起打理劳务中介公司。2011年，他在41岁报读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法律硕士，以21个月超速毕业。对自己的“大器晚成”，他还颇为满意。

“法律是较难念的一个专业。父母见我得全职工作又全职念书，开始时都不敢让人知道我在念法律，深怕我读不上。他们老人家从来都没奢望我们三个兄弟能成为医生或律师这样



组织的义务法律顾问，也是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唯一的新加坡海外委员。（郭福梁摄）
萧锦耀当年报读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法律硕士课程以21个月超速毕业。自认迟开窍的他如今是多个

的专业人士。”

2017年，他开设了自己的正信律师事务所（R.S. Solomon LLC），至今已有19人的规模。

到新加坡工作的中国人，会收到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律师发的推荐律师名单，萧锦耀便是其中之一。

学以致用和贡献社会才是教育关键

三年前，他受委为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唯一的新加坡海外委员。

1982年成立的中国侨联法律顾委，有百余名国内外专家、学者和律师等组成的委员，维护各地中国侨界的法律权益，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。现有的40多名海外委员都由当地的中国大使馆推荐，对社会有一定的贡献。

这个组织的前身是延安侨联和全国侨联筹委会，第一届主席是企业家、慈善家兼教育家陈嘉庚。

英文曾经不及格，能当一名好律师吗？客户敢把人身自由、人生大事，交给这样的律师吗？

对此，萧锦耀反问：假设有一天你躺在病床上，你会问巡房医生，当年他的小六会考、O水准和A水准考了几科A吗？还是你会问他，你医好几个病人？能医好我吗？

他重申，成绩重要却非至关重要，学以致用和贡献社会才是教育的关键，一语点破“没学历但必须有学问”的道理。

最后问他：人生如果可以重来，你会想继续两次F9吗？

“谁要走远路啊！不过，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人生若可重来，我还是愿意‘受苦’的，只要不要把我折磨死就好了。”



萧锦耀律师（左）的父亲萧诚源（右）曾任新加坡萧氏总会会长。（萧锦耀提供）